

港大10院長聲明：不能縱容

指對擾亂會議行為深感不安 師生對衝擊表反感

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林心澄、歐陽文倩）香港大學學生會帶領部分港大學生、他校學生及市民衝入會議廳搗亂、妨礙校務委員會開會、辱罵和禁錮校委等野蠻粗暴行徑，引起校內師生的強烈不滿。繼前日校長馬斐森以全體管理層名義譴責有關行為後，昨日港大全數10位學院（Faculty）院長罕有地共同發表聲明，指對擾亂會議的行為深感不安，不能縱容任何企圖擾亂大學正常運作的不文明行為。另外，多名港大師生均對衝擊行為表示反感，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則不肯回應。



10位院長分別是建築學院的Chris Webster、文學院的孔德立、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張介、牙醫學院的傅立明、教育學院的顏哲思、工程學院的田之楠、法律學院的何耀明、醫學院的梁卓偉、理學院的郭新及社會科學學院的卜約翰。

敦促各方將大學利益放首位

他們在聲明中表示，對擾亂本週二校務委員會會議的行為深感不安，並強調不能縱容任何企圖擾亂大學正常運作的行為。他們又提到，作為港大各所學院的院長，一致深信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是高等教育的基石，並鄭重強調大學的所有事務均應貫徹秉承這些原則，尤其在最高決策層則更為關鍵，呼籲校內和校外各方尊重這些原則。

梁智鴻：對各院長感受「深深認同」

慘被滋事者辱罵的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亦表示，對各院長的感受「深深認同」，對於會議遭擾亂同樣「深感不安」，並強調在任何情況下，均不能縱容任何企圖擾亂大學正常運作的行為。他認為，港大校委會、校長與中央管理小組、院長、教職員是一個為大學服務的大團隊，各成員均十分重視捍衛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，校委會一貫以理性討論、依循既有機制，作出集體決定，務求能有效率地尋求最大共識，作出符合大學最佳利益的決策。

周同學：行為無禮貌及「離譜」

除了一眾校內高層紛紛發聲，校內其他師生亦對當晚的「黃衛兵之亂」強烈譴責。文學院三年級生周同學認為，學生行為無禮貌及「離譜」，「作為港大學生，不應出言侮辱校委」。他又表示，校方對於事件應該要有合理的懲罰，包括停學等。

就讀語文學院的李同學亦反對學生的手段，認為學生應尊重校委會的決定。



主診醫生證實盧寵茂右膝瘀腫



■盧寵茂(中)昨在主診醫生梁加利(左)陪同下接受傳媒訪問。梁加利證實盧的右膝明顯有被撞跡象，出現瘀傷和紅腫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歐陽文倩）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本週二的例會經歷「黃衛兵之亂」，校委之一的醫學院外科學系教授盧寵茂在衝擊中跌倒送院，卻被人誣陷「插水」及大肆在網上進行惡搞。其主診醫生梁加利昨日陪同盧寵茂見記者講解傷勢，證實盧的右膝明顯有被撞跡象，出現瘀傷和紅腫，曾施手術的舊患刀口附近亦有皮膚擦損，軟組織如半月板和韌帶受傷。盧寵茂則感歎，如果當日自己是心臟病發，要45分鐘才送到醫院，「我相信這會是悲劇」。有教育界人士批評誣陷和惡搞盧寵茂的人是「百犬吠日，百犬吠聲」。

盧寵茂於混亂中跌倒，不少示威者未有加以慰問，卻在無憑無據下指他「扮嘢」、「插水」，有網民更是未有了解事件就大量

楊杖去行。」他指已為盧寵茂進行X光和掃描檢查，關節並不是明顯重傷，但傷及了軟組織如半月板和韌帶，現時會先做物理治療，長遠會待傷處消腫後，才安排手術，以處理舊患的螺絲釘及鋼片等，半月板等受傷位置有需要時亦會做手術。

「如當時是心臟病，已生悲劇」

對於滋事者指盧寵茂「插水」，更試圖阻撓他送院，盧寵茂無奈表示：「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跌才不是『插水』，也不希望會有學習下一次如何跌的『機會』……其實跌的時候，我相信無人會想自己應該怎樣跌。」他又強調自己已算幸運，「假如當日我心臟病發跌低，這是有可能發生的，尤其是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，而要45分鐘才去到醫院，我相信這會是悲劇。」

盧：無報案 同意錄口供

他又澄清，從無說有學生推跌自己，亦不知道自己撞倒什麼，並強調自己並無報案，只是有其他人報案，而他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證人，「我同意警察錄口供，因為盡市民責任。」

被問到會否追究搗亂的學生，盧寵茂強調自己不會「追究」而是「教導」，「作為大學教員，我永遠的責任都是教學生，其實社會上所有人都是學生的榜樣，學生會學我們。正如也會有小學生、幼稚園學生學他們（大學生）。」

陳捷貴：「百犬吠聲」對盧很不公平

港大教職員協會會長陳捷貴批評誣陷盧寵茂者是「百犬吠日，百犬吠聲」，「插水」之說對盧寵茂很不公平，但他相信網上的聲音並不代表社會的聲音。

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炳炳則表示，雖然盧寵茂不追究學生，但並不表學生無責任，「不能因為這樣就說盧寵茂的跌倒和自己無關，因為他們現場的表現就是這樣（混亂）。」

「佔領」行動雖已於去年底結束，但因此而種下的病毒卻在「黃絲帶」學生群體中滋長，港大本週二晚上呈現的「黃衛兵之亂」，就是這種毒害的充分反映。一眾學生站在桌上、拿著話筒叫罵，對着學校的最高權力人士指點、呼喝、辱罵禁錮，而當校委之一、開創活體肝臟移植新技術的醫學界權威盧寵茂受傷倒地，一眾學生不考慮如何照料傷者，也不思收拾自己闖下的禍，而是想出各種自辯、自保辦法，誣陷盧寵茂「插水」扮受傷以轉移視線，又將是否放行讓盧寵茂送院作為禁錮校委留在原位的籌碼，毫無人性，冷血盡顯，實在令人髮指。

視違規行為是另類英勇表達

大學本是知識殿堂，何時變成撒野之地？這要由將學生佔領、衝擊「管理化」的「佔領」行動說起。去年的「佔領」行動，學生可隨意在本港的主要幹道架起帳幕，阻路之舉被反對派鼓吹成「英雄行徑」，就連在那裡唱唱歌、曬曬太陽、睡睡覺，也被視為「救港」，參與這「黃絲帶」行動的學生自然亦視「佔領」為理所當然，違規行為是另類的英勇表達。只要還有反對派為其撐腰，他們仍可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是「被迫造反」。

「黃衛兵」的野蠻不僅見於其粗暴行徑，還見於其扭曲的、自私自保的思維之中。一般人跌倒，大家都會泛泛起同情心去幫忙扶一把，但教授盧寵茂在學生面前跌倒，勾不起學生一點救助傷患的人性，勾不起學生半點尊師重道的良知，卻誘發他們落井下石的骯髒心理，以為可以借誣稱盧寵茂「插水」以轉移視線，掩飾自己闖下的禍。

別有用心者鼓動學生「衝鋒陷陣」

面對這樣的情況，有良知者應直指學生不是，但別有用心者為了要學生繼續「衝鋒陷陣」，不惜紛紛加入「插水論」。網上神奇地迅速製成的改圖，影響着不知就裡的群眾，試圖令他們支持學生。

不過，他們似乎從未意識到這些不負責任的嘲諷，踐踏的是一個科學家默默耕耘多年而建立的權威形象、是香港向來尊師重道的寶貴倫理價值、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同理心和良知。學生或許在那一時三刻贏了氣勢，但港大學生整體、港大老校本身、整個香港群體，失去的是更多更多。

直至昨日盧寵茂的主診醫生證實他確實受傷，稍後更可能要做手術，仍然未有任何人對「插水論」表達任何歉意，反而再一次地轉移視線，去斟酌盧寵茂自身的說法有無出入，憑盧寵茂一句「沒有說過是學生推我」，就認定自己半點責任都沒有，似乎連混亂亦不是自己所製造，要求所有人「還學生一個公道」，一切又重回「指責、轉移、掩飾」的循環。

失範行為不應被社會姑息

社會可以包容年輕人，但其失範行為不應被姑息。香港無法承擔是非顛倒的未來，所以在今日就必須向學生指出其過失之處，要求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毒害是繼續滋長或逐漸清除，還看港大管理層能否在這次事件上狠下心去對症下藥，看社會能否有更多、更強的正義聲音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

佔領「遺毒」學生變冷血

「佔領」行動雖已於去年底結束，但因此而種下的病毒卻在「黃絲帶」學生群體中滋長，港大本週二晚上呈現的「黃衛兵之亂」，就是這種毒害的充分反映。一眾學生站在桌上、拿著話筒叫罵，對着學校的最高權力人士指點、呼喝、辱罵禁錮，而當校委之一、開創活體肝臟移植新技術的醫學界權威盧寵茂受傷倒地，一眾學生不考慮如何照料傷者，也不思收拾自己闖下的禍，而是想出各種自辯、自保辦法，誣陷盧寵茂「插水」扮受傷以轉移視線，又將是否放行讓盧寵茂送院作為禁錮校委留在原位的籌碼，毫無人性，冷血盡顯，實在令人髮指。

視違規行為是另類英勇表達

大學本是知識殿堂，何時變成撒野之地？這要由將學生佔領、衝擊「管理化」的「佔領」行動說起。去年的「佔領」行動，學生可隨意在本港的主要幹道架起帳幕，阻路之舉被反對派鼓吹成「英雄行徑」，就連在那裡唱唱歌、曬曬太陽、睡睡覺，也被視為「救港」，參與這「黃絲帶」行動的學生自然亦視「佔領」為理所當然，違規行為是另類的英勇表達。只要還有反對派為其撐腰，他們仍可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是「被迫造反」。

「黃衛兵」的野蠻不僅見於其粗暴行徑，還見於其扭曲的、自私自保的思維之中。一般人跌倒，大家都會泛泛起同情心去幫忙扶一把，但教授盧寵茂在學生面前跌倒，勾不起學生一點救助傷患的人性，勾不起學生半點尊師重道的良知，卻誘發他們落井下石的骯髒心理，以為可以借誣稱盧寵茂「插水」以轉移視線，掩飾自己闖下的禍。

別有用心者鼓動學生「衝鋒陷陣」

面對這樣的情況，有良知者應直指學生不是，但別有用心者為了要學生繼續「衝鋒陷陣」，不惜紛紛加入「插水論」。網上神奇地迅速製成的改圖，影響着不知就裡的群眾，試圖令他們支持學生。

不過，他們似乎從未意識到這些不負責任的嘲諷，踐踏的是一個科學家默默耕耘多年而建立的權威形象、是香港向來尊師重道的寶貴倫理價值、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同理心和良知。學生或許在那一時三刻贏了氣勢，但港大學生整體、港大老校本身、整個香港群體，失去的是更多更多。

直至昨日盧寵茂的主診醫生證實他確實受傷，稍後更可能要做手術，仍然未有任何人對「插水論」表達任何歉意，反而再一次地轉移視線，去斟酌盧寵茂自身的說法有無出入，憑盧寵茂一句「沒有說過是學生推我」，就認定自己半點責任都沒有，似乎連混亂亦不是自己所製造，要求所有人「還學生一個公道」，一切又重回「指責、轉移、掩飾」的循環。

失範行為不應被社會姑息

社會可以包容年輕人，但其失範行為不應被姑息。香港無法承擔是非顛倒的未來，所以在今日就必須向學生指出其過失之處，要求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毒害是繼續滋長或逐漸清除，還看港大管理層能否在這次事件上狠下心去對症下藥，看社會能否有更多、更強的正義聲音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